

论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平山堂所刊小说：以版式与刻字特点为视角

中里见，敬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准教授：中国文学 | 日本九州大学语言文化研究院

<https://hdl.handle.net/2324/6506>

出版情報：2007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五届年会论文集. 2007 (下), pp. 421-429, 2007-08.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2007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五届年会

论文集
(下册)

主办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武夷山

论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平山堂所刊小说

——以版式与刻字特点为视角

日本九州大学语言文化研究院 中里见 敬

内容提要: 本文以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所刊小说十五篇为考察对象,通过详细的版本调查,总结其版式及刻字特点,认为清平山堂刊刻的小说中包含着四个不同系统的刻本。尝试通过现存资料的版本特征探讨白话小说成立的渊源。

关键词: 清平山堂,《清平山堂话本》,《雨窗集》,《欹枕集》,版本学

0 前言

明代嘉靖年间杭州洪楸清平山堂出版的小说,现存二十九篇(包括残本)。其中十五篇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集名不详,通称《清平山堂话本》。马廉在宁波发现的十二篇系《雨窗集》与《欹枕集》的一部分,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最后两篇为阿英所发现,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本文将根据笔者对内阁文库所藏十五篇所进行的版本调查的结果,通过对其版式及刻字特点的考察,论述清平山堂刊刻的小说中所包含的四个不同系统的刻本。关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雨窗欹枕集》十二篇,尚未进行实地调查,因此仅根据影印本进行附带性考察,以供参考。阿英发现的两篇尚未见影印本,在此从略。

1 内阁文库藏本版式特点

1.1 纸张

内阁文库藏本被发现后,长泽规矩也曾在1928年有如下介绍:

清平山堂残存三本,极似嘉靖版,至迟亦应为万历初年刊本。三本的纸张皆同,具有嘉靖年代白纸的特色。但三本十五篇的版式却有所差异。总的来看,略字颇多,各篇字体亦有所不同。四周单边,有界,按第一本开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第一叶计量,版匡内高五寸五分,宽四寸,行款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

此版书皮、封面均无书名,亦无序跋、目录之类,无法得知编者、总目以及正确编次。(中略)版心上方多有“清平山堂”字样,十五篇中四篇无此四字。^①

据笔者调查,确如长泽所说,版本所用纸张是嘉靖时期典型的白棉纸,三本十五篇皆同。

这一事实为“先拼后刷”还是“先刷后拼”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回答。既然纸张都一样,清平山堂所刊小说自然是先拼凑书版,而后刷印的。如果是先刷印后拼凑,纸张不可能如此巧合地一样。^②

但另一方面,马廉的论文称,北京大学藏本系黄棉纸,而阿英发现本又是白皮纸,纸张

^① 长泽规矩也《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东洋学报》17,东京:东洋协会调查部,1928-29)261页。此篇论文后改为《京本通俗小说の真伪》及《〈清平山堂〉(熊龙峰)刊行の话本に就いて》两篇,收入长泽规矩也《安井先生颂寿纪念书志学轮考》(东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现收于《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一卷(东京:汲古书院,1982)。改写后的论文吸纳了马廉新发现的《雨窗欹枕集》的成果,并删略了原论文中一些有关版本学的记载。

^② 这一问题,是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2006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明代文学会上针对我做的报告《〈六十家小说〉的成书:以版面特征及白话文体的确立为视角》提出的。谨在此表示感谢。他在讨论“书版的拼凑刷印及其相关问题”时说:

所谓书版拼凑刷印,是指书商因牟利的需要,将已经刷印过的几部不同书籍的残存旧版略加修整,拼成一部表面上有统一书名又卷帙完整的新书,重新刷印发售。此类情形在元代刊印的书籍中已有出现,在明代后期的刻本中更不乏其例。(陈正宏、梁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55页)

并非相同。其中具体情形有待进一步调查和研究。^①

1.2 版式

影印本已调整了版匡大小，每篇的版匡尺寸看似一样。长泽先生对于版匡大小的报告也不太完全，没有提到每一篇的尺寸。内阁文库藏本的十五篇略可分为两种大小。以第一本开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篇首为例，高 16.5cm，宽 12.0cm，而大多篇目的版匡皆为此同一尺寸。《风月瑞仙亭》、《洛阳三怪记》两篇高 17.6 至 17.7cm，宽 11.5 至 11.6cm，和其它篇目相比明显细长。《西湖三塔记》及《风月相思》版匡的高度为 16.0 至 16.1cm，略小。

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中通过对版心、行款等版式的调查，指出：《风月瑞仙亭》、《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及《风月相思》四篇和其它篇目明显不同，这四篇版匡大小的不同和其版式的不同相一致。^②

将清平山堂所刊小说的版式重新进行整理列表，可分为四种（表 1）。边栏均为四周单边，不记表中。^③

A 类是内阁文库藏本十五篇中八篇所共有的标准版式。其特点为：版心上方有“清平山堂”四字，无鱼尾，行款为 11 行 22 字。这几篇篇首和篇尾的形式也基本一致。篇首第一行刻有篇目，第二行两字空格之后，有“入话”二字：

快嘴李翠蓮記
□□入話

唯一的例外是《简帖和尚》：

簡貼和尚□□亦名胡姑 匕 □又名錯下書
□□公案傳奇
□□□入話□鷓鴣天

篇尾的形式也基本一致，在末叶最后一行有“新编小说某某终”字样，如：

新編小說快嘴媳婦李翠蓮記終

篇尾有两篇例外。《简帖和尚》没有篇目，紧接四字空格后刻有：

□□□□話本說徹□□□且作散場^④

^① 马廉《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雨窗欹枕集》北平：平妖堂，1934，1叶b面；后收于谭正璧校点《清平山堂话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5页；也见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82页）。亦可参考马廉《清平山堂话本与雨窗欹枕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2号，1934，35页；现收于《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90页）。

阿英《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说：

在版本上是极讲究的，大本，楷书宋字，很宽的单栏，页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白皮纸印，明嘉靖年间刻。郑振铎先生见到，疑是《清平山堂话本》的二种，出《话本》书影对阅，果如其言。（中略）其二，则除马氏所发现之黄纸本外，尚有白纸本一种也。（《小说闲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46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8页；后收于谭正璧校点《清平山堂话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2页）

也参考阿部泰记《〈翡翠轩〉残本考》（《中国文学论集》14，福冈：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1985）。

^② 中里见敬《从〈六十家小说〉版面特征探讨话本小说及白话文的渊源》（《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13-2，1995）。后收入中里见敬《中国小说の物语论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

^③ 据注3所引阿英和阿部泰记，阿英发现的《翡翠轩》及《梅杏争春》二篇残本的行款均为11行22字，版心上无“清平山堂”四字，似乎与C类较接近。

^④ 与此相同的字样还见于《合同文字记》中。《合同文字记》末叶是四字空格，后刻“話本說徹權作散場”。

表1 版式分类表

	版 心		行 款	版 匡	
	堂名	鱼尾		高	宽
A类					
2简帖和尚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16.7	12.0
7李翠莲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16.5	12.0
10张子房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16.6	12.0
11阴鹭积善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16.7	12.0
12陈巡检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16.4	12.1
13红莲记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16.4	12.0
14刎颈鸳鸯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16.6	12.0
15杨温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16.4	12.1
B类					
1江楼记	清平山堂	无	11行21字	16.5	12.0
4合同文字记	清平山堂	无	11行21字	16.5	12.1
6蓝桥记	清平山堂	无	11行21字	16.8	12.1
C类					
3三塔记	无	无	11行22字	16.0~16.4	11.7
9风月相思	无	无	11行22字	16.1	12.1
D类					
5风月瑞仙亭	无	单白鱼尾	10行24字至25字	17.6	11.6
8三怪记	无	单白鱼尾	10行24字	17.7	11.5
参考：《雨窗歌枕集》					
16花灯轿	清平山堂	无	11行21字		
17错勘赃记	清平山堂	无	11行21字		
18错认尸	无	无	11行21字		
19遇仙传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20戒指儿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21羊角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22范张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23老冯	无	无	11行22字		
24李广世	无	无	11行22字		
25姚卞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26萧琛	清平山堂	无	11行22字		
27李元	无	无	11行22字		

类有所区别。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終

合同文字記終

藍橋記終

不难看出，B类三篇的版式与A类相当接近，因为刻工不同，或是根据不同系统的旧本重刻，故而造成了版式上的细微区别。

C类两篇和其它篇目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版心上没有“清平山堂”四字。此外，如上所述，这两篇版匡高度比其它小五毫米。其篇首形式如下：

西湖三塔記□□入話

□□□□湖光激灩晴偏好□□山色溟濛……

風月相思□□入話

□□□□深院鶯花春晝長□風前月下……

《张子房慕道记》则无“新编”二字：

小說張子房慕道記終

《阴鹭积善》篇尾上面四字有所破损，但可以推定为：

新編小說陰鷺積善終

如上所述，A类八篇的版式基本一致，可视其为清平山堂雕版的标准版式。其中，《简帖和尚》首尾形式和其它诸篇有所不同。

B类三篇行款为11行21字，和A类相比每行少一字。此外，篇首的形式也稍有不同，即第二行“入话”二字之前有四到六字空格，比A类的空格多一些。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

□□□□入話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以五字空格打头，后接“入话”二字。《合同文字记》第二行的空头则有六字空格，《蓝桥记》是四字空格。

此三篇篇尾如下所示，都没有“新编小说”字样，和A

篇首第一行依次为篇目、两个空格后有“入话”二字，第二行则在四字空格后引入诗词。这与A、B类的开头有着明显区别。C类篇尾和B类相同，无“新编小说”四字，如：

三塔記終
風月相思記終

D类两篇版心上无堂名，有鱼尾，10行24字的行款及细长的版匡，是区别于其它三类版式的明显特征。此外，字体和其它篇目也有所不同，缺乏坚挺和遒劲，笔画细软。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这两篇不是清平山堂开雕的书版，而是直接利用旧版刷印的。

《风月瑞仙亭》的开头和C类差不多，《洛阳三怪记》则很独特，没有“入话”字样，两篇篇首如下：

風月瑞仙亭□□入話
□□□□夜靜瑤臺月正圓□清風淅瀝……

洛陽三怪記
□盡日尋春不見春□杖梨槩破嶺頭雲

《风月瑞仙亭》因篇尾缺页，无法知晓。《洛阳三怪记》篇尾则和B、C类相似，多一个“卷”字。

洛陽三怪記卷終

《洛阳三怪记》的末叶，小说本文的最后和“洛阳三怪记卷终”字样中间隔六行空行，其中两行没有雕版，作为两行黑块留下^①。这种处理，在其它篇目中是不存在的。

《雨窗欹枕集》十二篇中，版心、行款、篇首形式和A类相一致的有《董永遇仙传》、《戒指儿记》、《夔关姚卞吊诸葛》、《雪川萧琛贬霸王》四篇。但这四篇的篇尾没有“新编小说”四字。《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曹伯明错勘脏记》两篇和B类相一致。其它篇目，有的版心上没有堂名，有的篇首缺页，暂不能确定属于哪一类。详细情况，请参阅附表。

1.3 补刻、小字、墨丁、白匡、重复符号

笔者曾在前稿指出：《洛阳三怪记》中补刻很多，书版磨损严重，并有很大的裂痕^②。一般来说，利用旧本的书版直接重印时，要对旧版破损部分进行补刻。因此，仔细研究补刻也许能够找到清平山堂刊行小说的一些线索。

^①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清平山堂话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987）对此处进行了加工，黑块、界线同时被删掉。

^② 同注4。

比方说,《西湖三塔记》中七次出现“两”字,其中六次为“两”字。但第二叶a面第十行补刻之处刻的是“兩”字,和其它六例字形相异。这意味着原版的写工、刻工与进行补刻的写工、刻工不是同一人。再如《蓝桥记》末尾散场诗之前补刻“正是”二字,是为了在体裁上与其它篇目求得统一。

在此,将补刻、小字双行等特殊刻字、墨丁、白匡、重复符号等整理列表(表2)。

A、B类中补刻和小字较少,墨丁和白匡较多,可以推测:A、B两类是清平山堂根据某种旧本重新开雕书版,旧本字迹不清的地方只好以墨丁或白匡留下。此外,如“娘娘”刻为“娘匕”,重复同一个字时,使用重复字“匕”,这一现象,在A、B类诸篇中均可见到。

C、D类中补刻和小字较多,相比之下,墨丁和白匡较少。这意味着对旧版破损之处进行补修后,直接利用这一书版刷印。旧本如有脱字,补刻时在一个字格中刻两个小字,这种修版处理在当时是可能的。《西湖三塔记》中重复符号用“<”,出现于第一叶a面“娜<”,第二叶a面“叠<”,第二叶b面“蘸<”、“粼<”,第三叶a面“叠<”,而在其它重复同一汉字的地方,则不厌其烦地把同一个字刻两次。第四叶以后没有再出现“<”。

我们可以推测:雕版工作由几个写工、刻工分担负责,而第一叶到第三叶与第四叶以后的版面很有可能分别出于不同刻工之手。在C、D类四篇中,除了以上论及的五处外,没有重复符号。尤其是在A、B类中常见到的“匕”,在C、D类中根本没有出现,这是值得注意的明显差别。

目前笔者还未亲自阅览北京大学藏本,无法确认《雨窗欹枕集》十二篇的补刻情况,故在表中以空白示之。

2 内阁文库藏本刻字特点

清平山堂所刊小说中出现很多俗字、略字等。井上泰山将此视为刻字特点,分别整理为:(1)省略了偏旁的略字,(2)俗字、异体字,(3)简体与繁体的并用。他说:“仔细调查各篇的刻字情况,也许能得到了解作品成立过程的某些线索”^①。早期的俗字研究有刘复、李家瑞编

表2 补刻、小字、墨丁、白匡、重复符号一览表

	补刻字数	小字处所	墨丁字数	白匡字数	重复符号
A类					
2简帖和尚	1	1	0	0	匕
7李翠莲	1	0	2	0	匕
10张子房	0	0	0	0	匕
11阴鹭积善	0	0	3	0	匕
12陈巡检	0	0	1	0	匕
13红莲记	0	0	1	0	匕
14刎颈鸳鸯	0	0	1	0	匕
15杨温	0	0	6	0	匕
B类					
1江楼记	0	0	0	0	匕
4合同文字记	0	0	0	2	匕
6蓝桥记	1	1	0	0	匕
C类					
3三塔记	17	3	0	1	<
9风月相思	3	3	0	0	
D类					
5风月瑞仙亭	4	6	1	0	
8三怪记	40	9	0	0	
参考:《雨窗欹枕集》					
16花灯轿		3	1	0	匕
17错勘赃记		0	0	0	匕
18错认尸		0	4	0	匕
19遇仙传		0	1	0	匕
20戒指儿		0	2	0	匕
21羊角		0	0	0	匕
22范张		0	48	92	匕
23老冯		0	25	0	匕
24李广世		0	0	0	匕
25姚卞		0	0	4	匕
26萧琛		0	1	0	
27李元		1	0	0	匕

^① 井上泰山《〈六十家小说〉刻字考》(《关西大学文学论集》53-3, 2004) 42页。后收入井上泰山《中国近世戏曲小说论集》(吹田:关西大学出版部, 2004), 449页。

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后来主要是将俗字对应到正字，或者诠释俗字俗语^①，如井上泰山就是通过分析俗字、略字的使用情况研究文本的成立过程，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佐藤晴彦也是长年深究白话文献中用字法的资深学者，他首先弄清某些语词及用字开始使用的时期，从而以特定的用字法为线索阐明该文献书写的时期。关于自己的方法，他说：


（引用者补注：与很早开始使用的“箇”或“个”对比，）笔者如此计较“個”字普及的时期是有相当的理由的。假定如本稿所说的那样，“個”字的使用始于明代成化年间前后、普及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话，那么，对于出版年代不清的资料，或者出版年代已在某种程度得到确定，但在出版时是否进行过加工等问题，可以通过用字方法做出判断。

如《清平山堂话本》（《六十家小说》），即使是在同类话本中，它所留下的东西也算比较古老的，问题在于洪楸在嘉靖年间出版时到底是否进行过加工。对于此类问题，我的研究方法不是从主观的角度，而是从客观的角度提供确切的根据。^②

以下，首先分析笔者注意到的一些用字法，然后对井上泰山、佐藤晴彦提到的某些用字进行探讨。

2.1 你，此，两，处

依据前面划分的四种类型，“你，此，两，处”这四字，根据上述四类，用法有所不同。这四字均为常用字，且用例较多，极具代表性（表3）。

首先看“你”字。内阁文库藏本十五篇中，以“你”字形出现的仅限于A类中的七篇（除《简帖和尚》），B、C、D各类中均未出现过。至于“此”字，在A、B类中都是“此”，而C类中出现一次“”，D类中两者并用。

关于“两”字，《简帖和尚》以外的A类七篇统一用“兩”，而其它三类中以“兩”居多。《雨窗欹枕集》中出现的均为“兩”，和A类相一致。最后一个“处”字，在《简帖和尚》以外的A类七篇中占优势的是“處”，而在C、D类中“ ”占大多数，“口”字则多用于《雨窗欹枕集》。

《简帖和尚》以外的A类七篇与其它篇目之间在刻字倾向上有明显不同。可见《简帖和尚》以外的A类七篇是由清平山堂开雕书版，B、C、D类以及《简帖和尚》很可能由不同的写工、刻工雕版。

如上所述，属于C类的《西湖三塔记》中“两”字共有七例，其中仅在补刻之处刻为“兩”字。与此相比，A类七篇中统一刻成“兩”字，无一例外。A类七篇中的“兩”字和《西湖三塔记》补刻的“兩”字，字形完全一致，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两字均由清平山堂刻字。

《简帖和尚》和其它A类中的篇目相比，版式和刻字都有不同的特殊之处，它的刻字特点似乎接近于B类。B、C、D类各自都有和


表3 俗字表A（符号“*”表示此外还有一个难以辨认）

	你	你	此	此	两	兩	兩	處	處	口
A类										
2简帖和尚	59		7		25		2	9		
7李翠莲	3	83	7			20		1	6	
10张子房	6	4	2			8			4	
11阴鹭积善		8	8			2		1	8	
12陈巡检		24	27			8		3	3	
13红莲记		25	18			11			5	
14刎颈鸳鸯	15	2	18*			22			9	
15杨温		78	13			27			8	
B类										
1江楼记	1		5		6			2	1	
4合同文字记	28		2		6	6	1		3	1
6蓝桥记			7							1
C类										
3三塔记	21		12	1	6	1		1	14	
9风月相思			18		5		1		4	
D类										
5风月瑞仙亭	11		17	10	3				3	
8三怪记	19		3	4	10		1		12	1
参考：《雨窗欹枕集》										
16花灯轿	51		24			22			12	2
17错勘赃记	22		6			9			1	2
18错认尸	90		36			34			5	4
19遇仙传	31*		41			7				2
20戒指儿		41	20			16		1	7	
21羊角			21			1				10
22范张			15			2				3
23老冯			18			6			3	
24李广世			14			4				
25姚卞	4		21			4			1	4
26萧琛		2	35			3				6
27李元		5	34			9			1	12

^① 如周志锋《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等。


^② 佐藤晴彦《元明期の文字表記：〈個〉の出現をめぐる》（《神戸外大论丛》51-6，2000）10-11页。

A类不同的用字倾向。《雨窗歌枕集》中的诸篇，“此”、“两”二字和A类相一致，而另外二字和A类不尽相同。

除了这四个字以外，C类和D类中特殊的刻字较多。比如，《西湖三塔记》中出现八次的“哥”字，在其它篇目中的六十例全部刻为“”。“得”、“所”只在《风月瑞仙亭》中见到，此二字在其它篇目中均刻为“得”、“所”。这种在其它篇目中根本见不到的字形说明，这些篇目从版本学观点来说和其它篇目持有不同的来历。

2.2 井上泰山指出的某些字



井上泰山《〈六十家小说〉刻字考》列出了很多清平山堂所刊小说中见到的俗字和略字。笔者对其中一部分文字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表4)

关于“面”、“多”、“婆”三字，A、B类基本使用“面”、“多”、“婆”字形，而在C、D类中与“面”、“多”、“口”并用。关于“麼”、“无”二字，A类中《简帖和尚》使用“麼”、“无”字形，和C、D类相一致。最后是“观”字，总体上“”占优势，但C类中与“观”字并用，D类则多用“觀”字。

如此看来，这些俗字、略字的刻字倾向与四类之间大致呈对应关系。尽管如此，要想得到有关文本成立的确切证据，依然需要对所有文本的所有文字进行全面的计量研究。

2.3 佐藤晴彦指出的一些字

在元明白话文献中，佐藤晴彦重视方位词“li”与“ge”的书写方法。他说：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宋代“裏”字占主流，而到了元代“里”字用得非常多，甚至有可能超过了“裏”的用字频度。至明代，示字旁的“”、“”开始使用，稍后便开始出现了现在的繁体字“裡”。^①

关于“ge”的用字，他说：“尽管‘箇’字在元代已开始使用，但‘个’字更为普遍”，至于“個”字，嘉靖以后才开始普及^②。下面将清平山堂所刊小说中“li”与“ge”二字的标记法罗列为表。(表5)


首先，方位词“li”的四种不同写法中，“裡”字一次都未用过。《简帖和尚》中五十二例“li”全部统一为示字旁的“”，而更为古老的“裏”、“里”二字则在各篇广泛使用。

表4 俗字表B (符号“*”表示此外还有一个难以辨认)

	面	多	婆	口	麼	无	先	觀	觀	觀	觀
A类											
2简帖和尚	27	4	14		12	1	10				1
7李翠莲	16	21	44		9	26		1	1		
10张子房	2	4				17			1		
11阴鹭积善	4	2			1	6					
12陈巡检	12	13	1			20			4		
13红莲记	5	5				8	1				
14刎颈鸳鸯	1	5	2		1	15					1
15杨温	11	9	2		3	25			3		
B类											
1江楼记	1	6				6			1		
4合同文字记		3	12		1	11					
6蓝桥记	2					6					
C类											
3三塔记	7	4	2	2	6	37		2	4		4
9风月相思		4	9				37		4		2
D类											
5风月瑞仙亭	1	3	2			17		1			
8三怪记	8*	1*	5	3	17	27	2	6	2	5	1
参考：《雨窗歌枕集》											
16花灯轿	5	11	46		6	22			3		
17错勘赃记	2	3	1			11					
18错认尸	8	6*	4		6	29	4		1		
19遇仙传	2	2	10		1	21					
20戒指儿	4	7			10	22			5		
21羊角		1	1			3				1	1
22范张	2	1				7		1			
23老冯	3	1	1			12				1	
24李广世	2	3	3			8				2	
25姚卜	5	1				15				6	
26萧琛	18	6				18				4	
27李元	4	4				7		1		3	4

① 佐藤晴彦《〈三遂平妖传〉は何时出版されたか? : 文字表记からのアプローチ》(《神戸外大论丛》53-1, 2002) 3页。

② 同注12, 8页。参见注11所引论文。

对此,“ge”的情况显示出四类的不同用法。A类中几乎所有的用例都统一为“个”字,而D类却只用“箇”。嘉靖以后开始普及的“個”仅出现于B类两篇中。

出现较晚的衣字旁“裡”及“個”字用例稀少,而元代常见的“里”、“个”使用较多。不难看出,清平山堂所刊小说——包括清平山堂亲自开雕的A类——继承了某种旧本的文字写法。比较“li”与“ge”二字,“ge”倾向于统一为“个”,规范意识较强,而“li”却倾向于保留原来的字形。^①

佐藤晴彦还指出:“有的文字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写法,元明之际,A字逐渐变为A'字固定下来”。他列举出如下五个字。(表6)

表中左边的“番”、“根”、“荒”、“交”、“元来”属于旧写法。除了“根”、“跟”以外,其余都以旧写法为多。在同一篇目中通常使用一种写法,很少两种写法混用。^②

不过,由于用例不多,还很难据此断言四类篇目之间具有明显不同写法的倾向。

3 总结

本文通过考察内阁文库藏本的版式以及刻字特点,指出清平山堂所刊小说可大致分为四种不同系统的版本。过去认为清平山堂所刊小说缺乏统一体裁的意见,如孙楷第指此书为“杂糅不纯”、“庞杂不伦”,主要着眼于从文体或内容的角度^③。此外,马廉、胡士莹等从文献学角度推测清平山堂将“单篇”“随刊随印”,

表5 俗字表C

	裏	里	裡	箇	个	個
A类						
2简帖和尚			52			64
7李翠莲	2	3	5			39
10张子房	1		2			4
11阴鹭积善		2				16
12陈巡检		5	1			19
13红莲记		6	3			34
14刎颈鸳鸯	5	2				31
15杨温	1	34			1	69
B类						
1江楼记		2			10	1
4合同文字记			5	3		8
6蓝桥记	1					
C类						
3三塔记	2	9		11	18	
9风月相思	1		2			
D类						
5风月瑞仙亭		3			2	
8三怪记	7	17	1	32		
参考:《雨窗欹枕集》						
16花灯轿		9	11		51	
17错勘赃记		4	2		6	9
18错认尸		6	37		12	41
19遇仙传	1		1		7	
20戒指儿		2	12			45
21羊角						
22范张						1
23老冯					1	
24李广世					1	
25姚卞	1	3			1	3
26萧琛	2				1	2
27李元		1			1	4

^① 尽管如此,有时特意模仿旧字,伪装成古本出版。如小松谦《〈现实〉の浮上:〈せりふ〉と〈描写〉の中国文学史》(东京:汲古书院,2007)253页指出:

最初出现的真正意义的改编本是《水浒传》。为了降低刻书成本,先出现《水浒传》的简本,后来增加二十回的内容,删掉一部分韵文,进行全面改编,刊行一百二十回本。此书文章变动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用字法的统一,如表示处所的后缀“儿”,将“裏”、“里”、“裡”统一为“裏”,将量词“箇”、“個”、“个”统一为“箇”。

^② 关于“荒”、“慌”二字,如“荒地”、“荒郊”、“荒草”、“荒旱”、“飢荒”、“荒淫”等词语中用“荒”字,而表示“慌忙”之意时,清平山堂刻本用“荒”、“慌”两种。表中的数字只限于“慌忙”意义的用例。佐藤晴彦《元明期の文字表記:〈個〉の出現をめぐって》(《神戸外大论丛》51-6,2000)认为“荒”出现得早,“慌”字到明代才开始广泛使用。

^③ 孙楷第著,戴鸿森校次《戏曲小说书录解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02-104页。

以此拼凑为留传至今的清平山堂所刊小说集^①。本文通过上述考察,得出如下结论:从版本学意义上来说,清平山堂所刊小说并非松散和缺乏统一性,它是由带有版本均质性的四种不同系统构成的。

对于这四类版本系统之间的关系,仅通过考察佐藤晴彦认定的几个文字的写法,还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此四类也许是在较接近的年代中,在不同的出版地点雕版,或由不同的出版家雕版的。为了深入研究版本的刻字及语言,需要采用计量方法进行全面研究。不过,四种不同系统版本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在清平山堂刻本之前,已有小说旧本的存在。遗憾的是,我们仅通过现存资料的研究已无法把握其具体状貌,本文的研究也只能到此为止。

最近的计量研究显示,《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内含着语言上的非均质性^②。计量方法很可能帮助我们陆续揭破以往研究难以揭示的语言和版本上的非均质性。文本上的这种非均质性,不仅有益于阐明作品的成立过程,而且可以将各种研究成果综合起来,为研究白话文体的形成过程、白话小说的出版与成立等宏观问题开拓新的视野。

作者简介:中里见敬,1964年生,博士,现任日本九州大学语言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表6 俗字表D

	番	翻	根	跟	荒	慌	交	教	元	來	原來
A类											
2筒帖和尚	1		1		1						
7李翠莲	1		1			4	7				
10张子房										1	
11阴鹭积善						1					
12陈巡检	1		1	1	1	1				2	
13红莲记				2							1
14勿颈鸳鸯					1					1	
15杨温	1			1			1			3	
B类											
1江楼记	1									1	
4合同文字记											
6蓝桥记											
C类											
3三塔记			1							1	
9风月相思											
D类											
5风月瑞仙亭		1	1			1					
8三怪记			1		2					3	
参考:《雨窗欹枕集》											
16花灯轿	1				4						2
17错勘赃记	2										2
18错认尸	1	1		1	1	1	1				1
19遇仙传	1					2		1	1	1	1
20戒指儿	1				6						
21羊角			1	1	1						
22范张					1						
23老冯				1							
24李广世				1							
25姚卞	1	1			4						
26萧琛	2				2						
27李元					5					2	

^① 马廉《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说:

洪氏刻的清平山堂话本随刻随出,每五篇一册。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495页说:

《清平山堂话本》的版式有几个特点:一,每篇自为起讫,不相连属;二,版框大小,字体精粗,参差不一;三,不分卷次。这说明当时多系单篇,随刊随印,后来才汇合成一个集子的。

^② 日本学者以中国古典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计量分析有:

伊原大策《〈水浒传〉语汇计量分析试论:语汇、语法史研究におけるパソコン应用の试み》(《筑波中国文化论丛》10,樱村:筑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プロジェクト,1991)

小松谦、高野阳子《〈水浒传〉成立考:语汇とテクニカル・ターム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中国文学报》65,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室,2002)

上田望《〈三国演义〉の言叶と文体:中国古典小说への计量的アプローチ》(《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 言语、文学编》25,金泽:金泽大学文学部,2005)

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通俗性书籍有:

村上征胜《シエークスピアは谁ですか?:计量文献学の世界》(东京:文艺春秋,2004)